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之五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序二

漢書蒙拾序

西漢去古未遠三代之良法美意尚有存者故識其大
宏規鉅制可與周官國語相參而識其小造端指事猶
見當時風俗謠諺之所尚自宋以來掇拾其解離析其
辭推求遺意以竟此書之體要者約有數家錢文子之
志兵徐天麟之會要審要害原創設此吾所爲識其大
者也楊大雅之博聞林鉞之漢雋洪邁之精語蒐崑瑣

侈斧藻此吾所爲識其小者也博聞根據典實不采虛
文漢雋標舉新奇兼收常語精語但取美辭竟遺詮釋
余特參措三書之間決摘微奧慎而不漏該而不侈雖
因實創用貽來學嗚呼不賢之誚吾無得辭焉爾矣而
末學膚受畏良史之繁密昧前哲之艱劬或譏同餽飭
或嫌非磊落則此書之作夫安知不資疎妄者以口實
乎

後漢書蒙拾序

撰范史蒙拾竟有難者曰蔚宗生宋季之陵遲屬江左之浮豔曼辭洵美古意寢衰今茲倣倣焉采擷之不已有說乎曰有是哉子之襲貌而遺神也今夫河洛之區殷宗之所都而周公之所相也赤伏應符皇圖再造京縣清密圓首思奮言經術則箋學啟而故訓明言創設則明堂開而郊祀定樹石乎巽庠勒銘於絕域士生其間清議嚴於邦刑內學精於聖道解字備九千之文研京歷十年之久猗與那與煌煌扈扈非蔚宗之筆舌則不彰抑非蔚宗之論議所得而域也昔黃東發研精六

學而日鈔百卷論范者歎其寂寥郝仲輿撰述九經而
瑣瑣一編采范者尚嫌膚末至若吳興凌氏竊林鉞之
成書侈文林之綺繡空張篇目有班無范蒙竊病之倦
遊伏誦溫故知新微文碎辭詳加甄錄小友周嘉猷復
拾劉昭之注益余未及斐然美備有足多云

補通鑑紀事本末序

有宋建安袁氏取涑水之資治通鑑綜其事之頭訖作爲紀事本末朱子比之左傳之有國語世以爲知言吾友錢唐王介眉氏乃起而諍之曰夫建安之書惡得與涑水衡也不言田制則度地居民之法亡不言漕運則鑿渠引河之利塞不言府兵則耕牧戰守之功隳漢唐治理一也曷爲貞觀之政要詳而文景之太平畧也太子國本也曷爲楊勇承乾則詳而臨江東海之易則畧也后妃大分也曷爲飛燕武媚則詳而子夫麗華之立則畧也不韋以呂易嬴是秦先周而亡馮后酖獻幽文

是魏較晉尤偪清河逆等劉劭高陽罪浮蓋主平津外
寬內深一口蜜腹劔也引羊販物求利一連檣輕貨也
或隱而不書或大書而特書譬之於數是知一不知二
也是知二五不知有十也然此猶以建安論建安也耶
律鷗張遼海而陳邦瞻不究其終黨項虎視河湟而薛
應旂不稱其始紹建安者如此則建安之緒未終建安
之緒未終然則補編之作其得已哉其得已哉予取而
讀之其比事也若春秋之決獄其著評也若月旦之方
人一以爲建安之諍臣也可一以爲涑水之別子也可
然而其爲之也蓋已勞矣鉤較之抉擿之丹黃甲乙之

自髮未燥以迄於老之將至蓋已三十易寒暑矣夫今之剽獵於史者有三記瑣微者騰客座之談助掇麗藻者資韻語之潤色標綱目者供舉場之策問若與之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斟酌百度緝熙王猷則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而介眉獨能以史證經以鑑貫史居則成一家言舉而措之家國天下而裕如所謂有用之實學者此也方丙午發策介眉引杜甫雲帆轉遼海之詩謂海運不始於元爲虞山蔣文肅公所擊賞旣從吳門馮太史在史局草創儒林忠義兩傳藁旣應制府彭城公聘脩浙志沿革離合之表分晰特詳遂爲全志之

冠其學之可徵者如此故予嘗號於人比介眉於唐杜君卿宋劉仲原父世有讀介眉之書則知予言之非妄歎也矣

中書典故彙紀序

六部卿寺皆有堂屬中書無所謂堂屬宰相雖尊舍人雖卑稱謂以師生而止有畫諾無說堂也宰相不得頤指氣使舍人不肯脅肩諂笑事必統於王言道必由於天憲所以抑旁落之權而重絲綸之掌也七卿以及百司皆鑄印而宰相獨無印印惟典籍司之發科鈔記檔案支俸薪請誥勅不盡關白於宰相所以優賢養老隆公孤之敬大臣不親細事也部寺皆有枝官中書獨無枝官六部有司務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有經歷詹事府國子監有典簿翰林院有孔目待詔中書之典籍

卽以舍人之俸深者充之一事權而嫻典故所以表丹地之清嚴峻黃閣之方雅而雜流不得參錯其間也卿寺皆有貳有副而左右分中書則以入閣之歲月爲前後輩舍人亦依此例宰相與宰相爲一輩舍人與舍人爲一輩晉侍讀轉典籍卽極之官政地而終身不能易所以重清流之選在雲霄日月之旁資秩之崇庠不計也唐虞官百司空后稷內言典樂皆起於堯時而立相始黃帝其制最古調元贊化論道經邦宏鹽梅舟楫之用負霖雨蒼生之望而道濟天下者中書其政本也宜有專書以鋪張其盛事而隋以前無聞也唐李筌撰中

台志宋會致堯廣之馬宇撰鳳池錄尉遲偓撰中書故事賀蘭正元撰輔佐記柳芳撰大唐宰相表韋琯撰國相事狀張薦撰宰相傳畧蔣乂撰大唐宰相錄杜儒童撰中書則例又有唐宰輔圖大唐宰相歷任記唐宰相後託唐宰臣錄不著撰人皆唐人所撰也而唐宰相譜則宋李燾所作也燾又撰歷代宰輔年表譚世勣撰本朝宰執表陳繹撰國朝宰口年表并續又撰宰相拜罷錄繼此范冲蔡幼學皆有其書徐自明撰皇朝宰輔編年錄而明呂光耀續之龔頤正撰元輔記劉顏撰輔弼名對又有執政拜罷錄本朝宰相拜罷錄宰輔年表熙

豐宰輔年表嘉定宰相慶會圖不著撰人皆宋人所撰也元則王恂撰中堂事紀明則陳朝璋撰宰相畧謝鐸撰宰輔沿革雷禮撰內閣行實李載贊撰史閣萬年而爲之傳記者吳震元有宋相傳魏顯國有歷代相傳王世貞有嘉靖以來首臣傳以上凡三十九種見於唐宋藝文志鄭樵通志中興館閣錄及元明傳記所言佚不傳者十之九矣真定梁慎可撰內閣小識內閣起於永樂時梁書祇言有明一代之制耳於歷史未之詳也吾友王君莪山出入省闈者幾二十年留心典故每逢曝直輒從各房搜考檔案勒成一書證之史冊有涉於中

書者輒加甄錄其目有六曰官制曰職掌曰儀式曰恩
遇曰建置曰題名而以雜錄終焉余前所臚陳之書今
雖不可盡見而其制與其事尚存也 國朝泰階六符
荃宰一德世則世法垂之永久聽其放失斯亦聒筆者
之羞而 綸扉之闕事也且夫一書之作義寓勸懲唐
蘇瓌所以撰中樞龜鑑宋吳張翼所以撰宰輔明鑑也
是必身歷台鼎著書或可昭示炯戒舍人職非南董萬
不敢以筆削是非加諸元臣碩輔而題名一門人必詳
其顛末其以功名終者則於恩遇詳之其不克以功名
終者宋子京引易所謂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剝也天命

天討歸之於天而已不與焉老聃彭祖述而不作莪山
非其人哉其自序詳矣而復命余序余所知不能有出
於是書之外者引而伸之而知盡能索矣一得之愚芻
蕘之擇可以炫世不可益莪山也莪山其謂我何

李少宰遺事序

吾鄉在前明時以文章掇大魁者凡二人其一爲少宰
李公旻其一爲少宗伯茅公瓚陵遲至今兩家枝葉皆
衰謝李氏則惟吾執友尚陵鏃厲敦學行能爲一黷之
雋少宰行事著於國史見於鄭曉王世貞焦竑何喬遠
之著作者斑斑可考其佚乃時見於他書蒼而錄之弗
勝瘁也尚陵旣傷門祚單薄世遠物墜先祖懿德懼就
湮蕪思恢大其遺緒以有聞於世舉凡少宰公之行事
之微於載籍者莫不取而筆諸又凡少宰公之文字之
散於志記者亦莫不取而筆諸總名之曰遺事而徵序

於余余嘗上遡魏晉賢哲高朗之士其傳也不全憑藉
史筆好事之徒類皆掇拾其餘論及平昔操履表而出
之今世所傳別傳是也自晉以下有家傳自唐迄宋有
故實有逸事有談錄家自爲書與史館編削相出入間
嘗考之或門人賓佐追錄其典型或後進小生傳述於
故老其以後嗣表揚先德者則不多覯有如常侍言旨
出於柳玼欒城遺言筆之蘇籀武穆金陀兩編進於岳
珂使後人之讀之匪特景仰休風又以見明德畱貽之
遠而子孫之能紹箕裘肯堂構者有如此也尚陵少孤
露節衣縮食慎守先隴粉櫝忌日謀魚菽之祭或至影

質什器祖母高以節終告於當事致旌門之典在昔鄴侯白衣匡國功成身退史冊書以爲榮子繫作家傳乃引神仙誕幻之事以實之其說近誣而繫又有穢行觀於尚陵少宰爲有後矣

施愚山先生年譜序

年譜之作其當有宋之世耶自一二鉅公長德大集流布後人景仰其休風卽其所著按其行事年經而月緯之吳仁傑之譜靖節少陵呂大防洪興祖之譜昌黎文安禮之譜柳州是矣然此猶屬隔代也六一譜於薛齊誼南豐譜於朱子三蘇譜於何楡龜山譜於黃去疾紫陽譜於李方子勉齋譜於潘植鄭元肅陳義和雙峰譜於胡默成或親問業或私淑諸人其言動爲可信而辭不虛美故吾以爲年譜之作卽世家之體較之遺事行狀尤嚴以其德業崇閎文章彪炳始克足以當此未有

以草亡木卒之人而可施之以編年紀月之法者也宛陵施侍讀愚山先生其學非一世之學關閩濂洛之學也其文非一世之文陶杜韓柳之文也位不稱德卒官侍從先生嘗自編年譜散佚不可復得其曾孫得仍州守因其尊甫隨村先生所編詩文目錄益以誌狀碑版之文釐爲四卷以繼先志嗚呼後人誦先生之詩讀先生之書卽是譜以知先生之爲人而以論其世先生之梗概亦大畧可觀矣或疑先生行事炳在天壤上宜傳之國史次宜俟天下後世學者之論定而此譜之作特出自其孫曾得無私而不公歟家猷而未可以爲國憲

歟而吾以爲得仍亦猶行古之道也在宋范文正之譜
編於五世孫之柔陳忠肅之譜編於七世孫宣子黃豫
章之譜編於孫營葉信公之譜編於子應支在元程雪
樓之譜編於孫世京在明楊文敏之譜編於六世孫肇
吳文定之譜編於五世孫家楨其他子孫之揚其先烈
者如周仁俊之譜文襄劉持善之譜忠愍章應元之譜
恭毅陳其柱之譜文定遽數之而不能終也夫其人苟
無可譜雖子孫不得諂其祖父其人苟有可譜其家庭
之所訓行較之他人不更親且切乎得仍之爲是譜也
何傷夫得仍亦猶行古之道也余與先生爲詞科後起

而與得仍又共列同歲之名因徵前哲之例而序之以
附於私淑諸人之列

羅總戎年譜序

盈天地間含生負氣之倫，夭壽脩短，其歲月皆可指數。豈況秉五行之秀，參三才而超萬類者哉！合九州之大，積數千百年之久，蚩蚩之氓，草亡木卒，與年俱盡，鄙言瑣事，無一可光簡冊固也。其或因緣際會，生榮死哀，碑銘刻之，琬琰行狀，上之史館，謚法議之太常，鏗鉤炳耀，震爆一時，可以傳矣。然而以之讐庸，愚則有餘，以之盟幽獨，則不足。時移代易，隨飄風，燐火而漸滅者，又不知凡幾也。余嘗夷考歷代史志傳記，紛如年譜，概不可見。肇始南宋，創爲此例，或出自賢子孫之編纂，或出自門

弟子之甄綜或出自私淑諸人者之考證年經月緯上法春秋非卓卓度越流輩信今而傳後者不克稱也揭陽羅公在青忠孝淳深早立名節其居家也敬宗收族綿延其世澤克大其家聲其居官也訓卒蒐乘脩明其法制被服於詩書其敦交也推心置腹經畫其空乏周卹其妻孥合河孫冢宰歎爲良有司無以加天台齊侍郎稱爲古儒將不可過余早欽令譽心竊嚮往焉關河間隔合并爲難欲與之定歲寒松柏之久要而不能也而公死矣公子楨佐雞斯泣血從苦凶中省記公之言行撰爲年譜一卷年不虛立事不虛附信矣乎其可傳

也錢唐及君藍田受知於公最深欲得高壯深厚之言以耀公於無窮謬乞余序余耄而就荒犬馬之齒徒長行誼無一可以方公循髮自責慙然有餘媿焉而爲空虛無實之文字可以重公乎哉差幸挂名簡末藉公德望而言乃不朽歡欣鼓舞振筆伸紙所由諄復而不能自己也是爲序

休寧徐氏新修族譜序

徐自偃王以仁義失國走死彭城故淮泗之間城曰徐城山曰徐山墓曰徐墓昌黎韓子所謂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也洎後東海亢宗攜陵父子高文亮節名炳梁陳兩史而摛以中大通三年出爲新安太守流連山水子孫遂爲土斷新安之有徐氏蓋自此始按梁新安郡領始新黟遂安歙海寧五縣海寧至隋始改休寧二十五傳至榮四公實來徐山之下卜居蓋休亦有徐山也是爲休邑十八派之祖迨及勝國世少衰矣阜上由潭古樓坑田公塘洽陽長干凡七族相率爲應斗之

會歲時上冢烝嘗勿替獨葉祈一族以與宗人不協祭不借冠昏不與歲首不相過存長干之裔孫松亭嘗爲兩浙轉運分司官有餘祿重建世德堂以妥先靈今將貳守太原復與路口宗賢考證世譜旣成過請予序是舉也將收葉祈一族而進之松亭爲無忝於先人矣予竊用有慨焉晉沈警以子穆夫與孫恩之亂逃藏有日宗人沈預素爲所嫉遂用告官竟不免禍唐杜楚客兄爲叔父淹譖害於王世充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於如晦而免之葉祈之隙不大於沈杜賢則爲楚客不賢則爲預松亭敦忠孝以崇先德合疏屬以泯宿嫌偃

王仁義之風歷百世而未艾吾願葉祈之宗化其風而
不狃於所習水源木本勿至有塞拔之懼斯非徐氏之
厚幸耶

蕭山王氏族譜序

自來衣冠閥閱之盛莫盛於王氏譜牒之學之詳亦莫詳於王氏齊僕射儉爲百家譜光祿大夫逡之續之梁諮議僧孺旣集十八州譜又鈔集東南之譜以益之唐宰相方慶旣爲家牒又爲家譜又爲王氏集錄故自唐以前江左之文獻惟瑯琊最盛五代喪亂譜牒亡失宋晉國公祐四世有大名於時勳名爛如上掩前烈迄今蕭山之王以晉國爲始祖遠有端緒分而爲四支衍而爲七派散處越中歷四百五十年譜闕有間文學公槐連松道平等慄然懼其久而墜軼也搜輯遺事詳考世

系粲然大備越江具幣謁余而請曰祠所以敬宗譜所以收族吾宗祠之建於苧蘿村者吾宗兆熊實主之昭穆不可不序也匪譜無以爲也晉國公手植三槐於庭藝林傳爲盛事吾家有名淹者嘗爲槐庭濟美錄十卷見於宋史藝文之志宗衮具在惜乎其逸而弗傳也槐等不揣禱昧踵脩其業幸以有成不他人請而獨請夫子一言弁其首以今之通知史學者莫如子覃精譜學者亦莫如子也余閱其書言不崇華事必據實昔歐陽公撰譜亡其名者存其世茲則完備而無闕畧之憾也老泉記族譜亭不肖者面熱而內慚茲則嘉善而無非

種之鋤也信矣乎家之善志也余嘗縱覽天下之籍每歎夸誕而不足徵者莫如家譜或虛張勳伐而考諸信史竟無其名或杜撰頭銜而稽諸職志竟無其官或攀附文人而質諸大集竟無其序踵訛襲繆恬不知怪其故何也古來私家之牒皆上之官齊梁之間不過百家唐高宗命高儉岑文本等撰氏族志至元和時林寶因之以爲姓纂韋述蕭穎士等撰宰相甲族歐宋卽用之以脩唐書其系真其事覈孰敢夸誕以干大戾王氏高釵鏤之門風承青箱之素業超出尋常百姓萬萬自唐以前在史者若指上螺紋斑斑可考宋以後稍淆矣公

槐等法良史之裁斜行旁上有表有傳八百年之文獻
悉包舉而無遺可不謂賢子孫乎吾願自苧蘿出徙者
以此爲大宗之譜各厘水源木本之思振振繩繩自成
小宗一譜有公槐等之譜例在仿而行之他日上之館
閣其於 國史不無小補也夫

余氏新脩族譜序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司農謂繫世帝繫姓世本之屬帝繫姓詳大戴禮記世本十五卷史遷據之以作史者也由余相秦而穆公以霸穆公以前策書赴告不列於盟會由余產自西戎其繫世不得達於小史族氏無所稽審矣應劭撰風俗通義由余之後得姓受氏者有三曰由氏曰余氏曰由吾氏皆以王父名爲氏然則由余二字皆其名而其姓無由知也洛水程氏以爲王父字爲氏猶仍春秋之例尚未切究也由氏由吾氏代無傳人余氏至漢世大顯有爲大司馬者

有爲魏郡太守者有爲司徒者鄭樵以爲世居歙州爲新安大族望出下邳下邳之余自吳迄於晉宋遠有端緒綿延及唐族分爲七其枝裔益分散處大江南北歙之乳源實祖下邳爲大宗一遷余岸再徙黃墩再徙朱呈再徙大富山而子姓益蕃同郡休寧之汶川萬川巖鎮大止潛川甲源楊梅塘鑑潭與夫祁門黟縣所在皆有播於浙東者淳安之臨右遂安之九頓開化之當坑衢之常山江山處之遂昌播於江北者池陽建德星源播於江西者鄱陽餘干樂平德化綿亘數千里莫不有
余氏之族屬子姓焉姻親枝葉焉祠宇邱墓焉忠襄公

靖次子復徙常州其弟竦之孫遷信州弋陽合一族而
修譜牒莫繁於余氏亦莫難於余氏也崑山之宗老某
旁搜遠紹以譜收族而請序於予予嘗備員小史有志
於王僧孺賈耽之學出管見以備芻蕘之採余之宗人
或不以爲非也姓所以別婚姻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
通瑯琊之王與太原之王是也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
可通申甫呂許同出太公凡蔣邢茅同出周公婚姻不
可通也余上世先訓云余余不爲婚而引余將軍事以
實之此何據也余自唐開元時始有著姓而其地望或
在南昌或在洛陽與下邳之余遠不相涉也又曰余與

顧不爲婚顧已姓子孫以國爲氏劉孝標注世說鄭爽
際撰氏族畧皆引顧氏譜則其譜在齊梁以前明矣顧
氏譜云越王勾踐七代孫閩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
子爲顧余侯顧余不見漢地理志意必東甌之地不置
縣故漢志不載也然則余之不當通婚姻者宜於由氏
由吾氏辨之余余字畫相近顧余稱謂偶同不當不爲
婚也子老嬾多遺忘所據以匡斯譜之不逮者皆出載
籍之陳言余宗大矣其有閱覽博物摭拾前聞以救余
之失予日望之矣

昌安童氏續脩家譜序

譜牒之學源於世本衍於魏晉盛於齊梁唐初勅脩氏族志歐公本之以表宰相世系海內門閥無復遺漏矣童氏出自顓頊老童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子孫散處鴈門及蜀與閩或徙河南光州五季以前無從溯也其可考者宋末迄元大德譜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歐蘇譜例也光州之後扈蹕南渡始家慈谿至元泰定榮一公爲會稽教諭遂籍山陰童氏至今遂爲山陰人以榮一公爲始祖何也遷山陰者自公始也其稱昌安者何也昌安坊名子孫聚族於斯志所居也榮一公以下八

世無譜至儀橋公始葺成之又五世而廷臣公續脩之
迄今不脩者又數十年矣吾友北硯爲實先公遺腹子
母屠孺人教之成立倜儻好施予捐奩田之半爲榮一
公以下祭產又捐贖祭田以祀雲橋公以下歷世脩宗
祀葬浮厝盡心於一本者無遺憾矣感然於族之散而
無統也思脩譜以收之不旬資於宗老不假力於族人
提鉛握槩家到戶說志其生卒婚葬閱數載而後歲事
造吾廬而請曰先生明於史例世所共知也熟於譜學
又非一人阿私好也曩者儀橋公之譜得祁爾光左轄
之敘而彌光今者國祚脩明先世之緒得先生之序益

增重先生之大有造於吾童也豈徒言語文字哉余閱其譜明祭法謹歲時也凜祖訓遵先德也有功於族有聞於時者始列傳否則列其行次而已重才猷也婦而柏舟自矢與女而夫亡守志者亦爲傳否則書其母家與出適之氏里而已崇貞節也其體嚴其例覈得良史之法而立近世譜牒家之鵠洵乎其有功於宗祊也美矣備矣吾無以參一議矣余家世上虞與北碭百里而近吾宗之譜詮擇無次甚至攀援附會以足成其書余亟欲修明之卒卒未有暇而耄及之無能爲役矣元和時林寶作姓纂序天下之氏族而不知己姓之所出余

猶斯病也應北硯之請覲顏執筆有餘愧焉

亢宗錄序

譜稱伯禹少子封於餘杭爲吾杭得姓受氏之始然則
杭固以地爲氏鄭樵撰通志畧練於氏族此獨闕而弗
書疎矣他書多引後漢長沙太守抗徐以當杭氏之望
夫徐在度尚傳史策昭著抗之非杭明矣徒以音近字
譌遂使其宗莫辨乎明嘉靖時吳興凌膳部廸知著萬
姓譜廼更兩收之重見疊出尤爲荒謬不足與辨自漢
以後統觀全史唯疎一人始見宋藝文志其書名雖僅
存又無爵字里居可考蓋門材之衰謝零落未有甚於
吾宗者也駿於脞言小志目所不遺凡有涉於宗賢莫

不勤爲採綴凡人若干題曰亢宗錄泰倉之武功荆溪
之風雅戚里之懿珪璋特達之秀鄭重而特書之俾增
家牒之重瓜綿椒衍其亦可以興起矣乎

道古堂文集卷之六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三

西寧府志序

西寧爲漢湟中地武帝築令居之塞以隔絕羌人歷代
以來屢收屢棄唐陷吐蕃宋沒西夏其隸中國之版宇
者十曾不得二三焉

皇朝混一函夏薄海內外罔不率俾

世宗憲皇帝策勳青海臥鼓銷烽古所稱不臣不貢之
區悉示包荒之度收而登之衽席割大通以實其後設

歸德以屹於前金城千里所以壯西服而柔遠夷者至
矣盡矣黠羗革旅距之心蠕蠕蟬蟬稽首蛾伏遁跡荒
遠之外

聖天子憫然念反側之不易安新邑之不易治寤寐謀
畧不世出之臣策之以長駕遠馭之術久任而不遷以
裕其施設則遼海某公實膺斯寄焉公兼資文武世襲
忠孝有古尹吉甫樊仲山之才其於沿邊之要害戰爭
之陳迹蕃帳之強弱若聚米於山而算沙於海短長攻
守指掌可示經營此土歲踰一紀舉平昔所蘊負者從
容而措之增營塢列兵戍折羗氏之逆萌廣

主上之德意兵食優裕民物浩穰隱然張極西之一臂而忘其孤懸萬里之外也西寧文獻寥畧志故不足徵公以籌邊之暇提鉛握槩誼土宜問風俗因以周知塞下之險要發凡起例勒有成書遠道郵書屬于序其首簡夫公之懋績在邊境綿之尸祝著之旂常業可恢廓自信矣一編削之任閭巷之儒所斷斷以爲不朽之業者公猶且專之而不肯多讓何也余觀涼州三明前後皆著平羌之績跡其見譽於前史者討伐之力爲多所爲善後之策長治之道猶未暇以及焉公遭際

聖明涵濡庭訓深謀碩畫措四境於盤石之安優游命

筆洞夷情而固民氣雖老於邊事者猶噤不敢出一語
以相難況沾沾持目睫之論者乎故以文字之役窺公
精筆削密鑿裁所以論公似矣其所以知公也淺若夫
紆 廟堂之憂籌定遠之策斯一編也則公精神之所
存而經世之大業出其中固非尠見逃聞之士所能參
其末議也已

烏程縣志序

吳興屬邑凡七烏程最爲古縣蠶桑菱蜆之利甲於水鄉秀民畸士項背相望遺文軼事兼兩難盡江都羅公來令此邑凡十五年歲矣公淳深篤懋不恃几案之才而以儒術爲化故其仕爲最久而其治爲最純興廢舉墜漸次就理慨然念前志之荒畧又廢而不續者踰六十載余適里居請事編削石友張君南漪穿穴全史負一代著作之才商榷體例罔羅放失閱歲始克卒業嗚呼採之太史藏之柱下傳世久遠則藉公之實心實政以持之至於文字之役則宋景文所謂事增於前而文

減於昔者吾兩人可無媿色矣緝綴旣訖例有弁首遂誌顛末以紀歲月

昌化縣志序

唐昌爲杭郡屬邑地雖僻左而襟谿帶嶺實爲江浙之門戶其山水之靈奧載於圖牒者遽數而不能終也前聞往見事如積薪昔賢之蒞官斯土者屢緝志乘、國朝自康熙癸丑迄今又七十餘載書闕有間矣貴縣甘侯慨然引爲己任詢諸耆彥起而更新之屬藁粗訖適甘侯以病告歸南城王侯近三來攝邑篆與余有通家之舊踵前事之美狗父老之請謂余精於史例而以筆削之責寄焉周官小史掌天下之地圖達諸王國所以周知其險阨胥掌賢能之書而獻之於王昌邑之險

阨與其賢能則固爲民上者之所欲聞者也諸耆彥之爲斯志也質而不愚侈而有驗發凡起例余或少有短長之獻而搜採之勤述作之備其可專美哉會王侯調繁會稽臨邑宋侯奉命來宰唐昌虛懷集益不事更張亟命開雕將以傳諸永久爲一邑之徵信其用意厚矣夫一書之成經三賢侯而始克定雖歲月匪遙而措施之難與其謀畫之委曲周悉非履其事者不能深悉也若夫增益其所未備修而明之是則後賢之責亦余與耆彥之所厚望也夫

平陽縣志序

青浦徐侯以終賈之年連掇科第橫翔捷出冠壓儕偶
聖天子欲其及鋒而試俾以親民之任以老其才捧檄
來浙屢宰劇邑平陽爲海疆重地非侯莫克勝任甫半
載而政通人和縉紳耆艾儼然造侯而請曰觀風問俗
經不朽之盛業者非志無徵吾平志之不修者六十有
三年矣官或牽於事民或屈於力因循有待而侯適至
以侯之清嚴則干請不得行而筆削不患其不公以侯
之慈惠則子來惟恐後而費用不憂其無所出侯慨然
從其請禮延名士諉以編香而侯親總其成不一歲而

書成事增文減體裁整密可謂信史矣而侯謙不敢自是也以余爲更事之智胥識塗之老馬求益其所未備余何以益侯哉乃綜其始末而序之曰平陽襟江帶海接壤閩栝東南一大都會也浴元迄明姦宄不靜兵燹蹂躪幾無寧歲

聖王御宇措之於衽席之安休養生息以蕃以育百十有六載於茲小民蚩蚩咸安於畊鑿而忘

帝力之何有士君子享豐亨豫大之福而無一言以垂之永久是不知怙冒之深仁而溺於玩愒也侯之宰是邑也爲保障不爲繭絲興水田築陂堰建學校崇禮祀

弭萑苻明斥堠廢者以修墜者以舉寤寐飲食無一日
不取閭閻之疾苦而熟籌之則是志也雖邑之地乘寶
侯之治譜也今且三年報最將爲 國家霖雨以慰蒼
黎之望平邑特其小試而不足以竟侯之功業以余之
棲遲衰老無所用於世乞侯之餘光亦得挂名簡末有
厚幸矣

華岳志序

天下名山有八三落荒徼五在中國華其一也南瀟北恒皆不得與中國名嶽有五華崛起於西陲絕所附麗而名號特尊自秦連言之則曰秦華自嵩連言之則曰嵩華其地環帶黃河其神配極少昊實秦隴之襟喉而嶠函之門戶也吾友姚君素山有振古之才一行作吏蜚績米脂量移華陰寶華山社稷尸祝之吏齋被神明肅將祀事然未敢以遊歷肆其輕心也五年之中兩主雩禱三陪使節巨靈之蹠仙人之掌上下循覽洞在心目慨念記載闕如無以流示千載暇集賓僚纂爲山志

升中之柴燎有徵祭告之洪勳應著纂言紀事以備

聖天子西封之掌故夾王車而待 顧問亦守土之臣

之責也夫山海經志於伯益四荒之外靈奇恍惚之神
幽怪神姦之物皆禹迹所到耳目所親接故焚山烈澤
功配決排水經注於酈元議者謂其詳北而畧於南漸
江葉榆諸水皆托跋之地形所不隸僅藉傳聞難免疎
漏素山有伯益之勤而鑑酈元之簡奮筆於漢唐封山
刊石之餘燁燁煌煌宏我西服功不細矣忝來徵序余
寤寐三峰苦無九節之杖敢侈然應命寫金天之靈爽
乎昔王元美未嘗遊華李于鱗於青柯坪爲之牽連題

名蓋靈嶽名區得厠足其中者爲榮遇素山不肖自私
翼余之尻輪神馬於數千里而爲之駕此物此志也

東城雜記序

吾杭會城之東遮列雉而裁宇者幽棲地僻學圃以悅
生紫茄白莧青菘赤甲之屬綠畦被架貫四時而恒春
魚陂千石依梅水爲盈縮不種自饒居民勤織作繰車
緯篋接響連簷與耳謀者若冰激之滄溟鼎沸矣買區
所聚亦有牛醫馬磨販脂賣履吹簫織藜苳之輩插
置其間俗儉而風茂美以故蟬蛻泥滓者擇地高蹈恒
窟棲焉鑿坏爲門把茅蓋屋攬水竹以清心魂謝彫纓
而廻俗駕蒿牀煨火諷詠內書輒障施廚咀嚼道味同
塵采真此其選也亦有國老引年依風繩谷洛社高耆

英之名梁書創止足之傳折齒效其步趨小冠別爲風
尚後賢尋白雲之堂歸路是樵風之徑流風未沫陳迹
履綦更有名詮鉤黨人目清流汝穎仰月旦之品題黷
歛結桃源之會課墨兵乍灑筆陣橫飛詩則臞軒著評
書則懷瓘估直文則彥和程材畫則洪谷傳法醉鄉遵
皇甫之科條茗酪藉伯審所辨記斯誠離騷之博徒藝
苑之別子矣抑匪特興寄遠也蓋亦有禪悅焉赤華雜
棲青豆蜂宿胸衣交臂齋板倦聽借禪榻以驗鬢絲拈
瓶花而參密旨干函榆欏信地繙經一握松枝彌天選
佛真可以破除結習淬練智光號此樂邦洵非妄爾吾

友樊榭山人業茲者蓋二世矣延年鄰芳菊之谿名士
住青楊之巷溯沿往事特創一編指形勝於灤東灤西
敘土物於舍南舍北搜遺采隱抑揚寸心比城南之紀
遊揭東園之友說蓋今世之耐得翁癸辛老人也昔圈
稱紀載陳畱周處掌錄陽羨遠則根括四境近猶敘說
一州若其撮舉方隅瑣陳街陌言不滿萬體兼數家譬
之秦中歲時嶺南異物襄陽耆舊益州名畫洛陽伽藍
吳興園圃合爲一書各臻厥美求之簿錄古無其倫不
佞屢借客座提耳舊聞研京鍊都殆將一紀而是書乃
克寓目信乎艱矣因條其大概而序述之如此

塘棲志畧序

棲水去北關五十里以一橋爲之鎖鑰夾岸築塘市塵
隱賑澀嘉鼎繆聲沸水面百貨充牣工匠斤削之具靡
不具水僅三里亦一小聚落也俗稱塘棲以有石塘南
岸兼有廊也夫百步之內有芳草十室之邑有忠信棲
雖壤地褊小高賢棲託風雅聿興卓呂丁吳諸大姓矯
尾厲角崢嶸於勝國之季聲妓園林號稱極盛數傳而
後樾館之書竹里之著述皆已蕩爲烟雲水山之墅景
薇之堂析而爲薪夷而爲菜圃寒蛩怪鳥叫嘯於荒烟
喬木之上下扁舟來往憑弔無由緬遺事而悲涼續琴

尊而聞寂感慨繫之矣然而人往迹畱燕語叢談一二
載筆之流猶能欷歔道往也北郭何東甫氏因前志少
加翦薙不以爲備邑乘者之助徵文考獻過客以之津
逮騷人於焉取材庶乎其可也

理安寺志序

理安寺緣始有唐絕續之關綿延迄今約有三變吳越
開基一也法雨鼎建二也磬宗荷兩朝不世之遇法
域宏開恩膏疊沛三也龍象護持興替有運不有紀
載後將何稽向有寺紀四卷法雨大師所手定也斯時
規條初設詮次未周抱殘守闕畱以有待智朗上人承
諸尊宿之後節縮衣食誓發宏願欲以世出世間之文
字成佛法之金湯禮幣及門請余秉筆小友周進士辰
告湯孝廉韡齋爲余先撰長編芟蕪繁冗別爲八門釐
然完備旣輟簡或設主客之辭以相難曰阿難號多聞

而文殊又欲離語言文字斯志之作其爲選事耶抑亦有大不得已於其中者耶余應之曰奚爲其選事也善則歸君臣子之義矧其君有善而可以愬置之茲寺之興出自天家締造內府之金錢尚方之巧匠錫賚便蕃古無倫比天章下賁照耀山谷大衆安居飽食宜如何仰蒼高厚而不努力以竟成前人之緒與夫蚩蚩貿貿而忘所自來卽違淨明忠孝之旨每一念及通身汗下此上人惟日孜孜不遑暇逸葺完是書之本末也嗚呼創寺難也創志亦難也前人爲其難上人不肯獨居於易勞心焦思首尾十年而後乃潰於成其用力勤

而志亦堅且確矣余生長是邦食毛踐土與上人同在
帡覆之內思報國恩惟有文章鬱忠孝之忱借寺志
畧一見端後有覽者或亦鑒其志而深許之也夫

兩浙經籍志序

雍正辛亥春制府禮聘名碩修浙省全志予以謏劣謬
從諸老先生後磨鉛濡卓得與於編削之役經籍一志
所創藁也吾浙文獻甲天下漢晉以還經業彪炳雖以
齊梁雕刻藻繪之習吾錢唐東陽武康諸儒者猶能以
疏注聖籍顯聞於時厥後派衍而支分南方綴學之徒
郁郁乎文雲興霞蔚今欲網羅放墜成一家簿錄溯鄭
荀之發凡變王阮之體例部分而件繫之商榷源流其
難有二不詳練人代之郡望則甄綜必漏望岱宗而迷
白馬遊赤水以喪元珠伐山未周網材匪易是謂疎畧

其弊一不統觀全史之鴻裁則詮貫無次劉歆列孟子於兵家陽尼表佛道在史錄天吳紫鳳顛倒其機杼鹿馬元黃迷離於形似是謂馳繆其弊又一惟予核丹篆之詡揚逮虞初之諷誦縉紳脞說崔張小文審隅曲其可觀雖論癡而必錄閱月凡九廼克成編爲卷五爲目五十有九爲書一萬五千有奇方之前志訂訛補闕其亦畧備也已無何制府朝京局事大變狐憑虎以作威域含沙而射影檄取成書妄生彈射謂時令地理非史天文律歷非子食貨不宜別標寶貨器用醫家不宜更分經方針灸樹頤胲而插齒牙沸吡吹唇牢不可破予

援四代史志及崇文昭德莆田鄱陽之書以證之益復
中其所畏倡爲鴟張狼顧之談以濟其鷓鴣腐鼠之嚇
謂

聖天子稽古嚮學將按籍而開獻書之路封疆大吏慮
不能盡應以裨 乙夜之覽至或郢書燕說記醜而博
貽曲學之譏來求全之責解之不能爲累滋大又或草
莽之私史孤憤之離騷將吹毛以索疵必傷桃而戒李
凡茲數說轉丸飛鉗恫疑虛喝當局秉筆者舌撻頸縮
大有戒心肆意塗道無復詮整艾儒魁士之述作以疑
似而見刪家猷國獻之章程因運移而并廢續鳧斷鶴

取笑通人今世所行本是也予復移書中用事者責其
匡正大指言經籍之設所以補列傳闕漏班固不爲馮
商立傳而續史記則志於藝文劉昫不爲劉蛻立傳而
文泉子則志於經籍諸餘史體僂指不勝反復申明蓋
將以救也之人亦復牽於時勢依回遷就二三其德是
書遂不可復矣嗚呼余生孱蹶開堂鬪穴本所不關因
次舊藁別本單行聊述其顛末若此若夫挾鼯鼠之能
擢象犀之策俗監稱奇求名不得至有閭巷窮餓之儒
蠹簡沉淪銘於心抱發潛采隱畧有微長然此皆取信
於闔棺不爲達士貢諛亦不爲窮交標譽德我者曰春

秋罪我者曰春秋悠悠同異吾何營焉

黃氏書錄序

江寧黃俞邵氏蒐輯有明一代作者詳述其爵里門分類聚比於唐宋藝文志之例子披覽粗竟竊歎俞邵用力之勤而悲其志之不得試也往者傳尚書維鱗編纂明書標王守仁以勳武列沈周唐寅於方技至鈔文淵總目以志藝文三長之士恒相顧而齒冷旣而橫雲山人奉勅重編始依俞邵本爲準的特去其幽僻不傳與無卷帙氏里可考者稍詮整有史法今之爲此志者旣不屑蹈襲其舊又不克詳考四代史志之源流又不能悉知篇目存佚之數更思恢張以所未備并取前世之

書而附益之是何異秦延君注堯典劉孔昭賦六合也
今夫蘭臺志漢何嘗不因向歆然秦火之後非此不彰
于志寧等編隋書合五代以成志匪特補宋齊兩書之
闕且以訂范曄以下不著經籍之非史家自宋志藝文
以後遼金元以來公私著撰皆渙散而無統不佞補輯
金史嘗次藝文爲一卷遼元二代見於王圻續通考焦
竑經籍志者又雜亂少體例觀俞邵所排比自南宋以
迄元末皆以燦然大備蓋其志直以中經新簿之責爲
已任爲有明二百七十載王阮惜乎其不得與於館閣
之職也辛酉春不佞修浙志經籍需此書甚亟當湖陸

陸堂檢討嘗攜二冊來有經史而無子集暨居京師句
甬全孝廉復攜五冊見示皆從史館錄出祇有明人而
缺南宋以後諸公蓋爲明史起見固未知俞邵網羅四
代之苦心矣第神宗時張萱吳大山等重編內閣之目
他書多訛闕不可信獨地理一類詳核不支俞邵親見
此書乃獨不之採用所挂漏者夥頤爲不可解因取所
聞見者稍足成之一則以備史職之考信一則以完此
書之缺遺且慰俞邵於九原也

律呂管見序

自昔儒者曷嘗不通鍾律哉梁則沈重隋則盧賁何妥唐則祖孝孫宋則胡瑗沈括范鎮皆夙有神解言立而法垂迨元以後李察兄弟朱載堉邢雲路諸人轉相祖襲得失參焉橫覽一世大抵雕文飾藻之士半天下求其遊神淡漠冥心於天人之原窮要眇於七始五聲之際者蓋千萬而不得一矣婺源江先生永自其少時恥爲俗學默思而深湛著律呂管見二卷匪獨啓陳蔡兩家之橐籥并前後漢志二千年所未定之理冰解的破灑然無滯余讀之卒業而竊歎絕學之難也李淳風與

修五代史志號爲通儒及觀所撰晉志因循司馬彪何承天之舊未敢出一議以相折難則雖謂淳風不知律呂可也淳風且然後代史官焉能度越卽以諸史言之修志體例律與歷并歷詳一朝所行用者唐以大衍宋以十六家金以天會元以授時大餘小餘半少半太望差朔差會限會日諸法猶能與天官推較取備史書至若聲音之道通于神明太常樂工縱有杜夔和峴萬寶常其人萬不能執樂按器前席而與之攷業且由俗樂以證雅樂其流可合其源益疎而欲深探其終始推尋於空積忽微之數則非心知其意者不能矣故曰律難

於歷先生荒邨寂寞投老著一家之言儀甫寅旭太沖
定九諸老人相繼殂謝不能起而與之上下其議論獨
非莫知獨是莫曉豈非當世之所謂孤學哉史館編摩
豈竟無須乎此特以力微而莫能一爲援手序是書竟
不禁其歔歔索息也